

◇水洞内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浑黄的珠江水，浩浩荡荡，缓慢却坚定地向前流淌着。那么深沉的水，绝不会是单纯的H₂O，其中夹杂着泥沙（泥沙又分很多种）、树枝、花朵、动物的尸体、种子、锅碗瓢盆、残破的草屋。它经过了那么多地方，经历了那么多事，留下了那么多记忆。有的记忆，流着流着就忘了。能记住的，全带到了海边。

人海口的咸淡交界处，水半黄半蓝，再往深处，就是纯蓝。这么多的记忆总要找地方寄存。深蓝的地方只收留蓝，绝不藏污纳垢。而被拒绝的那些事物并不认为自己是污垢，它们有自己的尊严，哪怕只是一粒沙。蓝和黄在珠江口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决定将它们放在岸边，以泥沙为主，泥沙下面是渐渐腐烂了的尸体、树枝、种子，以及早晚也会分解掉变成泥沙的锅碗瓢盆。

一位研究历史地理的朋友告诉我，他看了南宋时的地图，上面显示，现在深圳、东莞、珠海和中山的一部分，那时还在海中，经过后来一千多年的冲积才成今日模样。人烟稀少的伶仃洋，见证过改朝换代的惨烈，海盗之间争夺时的血战，官欺民的狂暴，民抗

我一直很佩服老爸的一项技能：晾衣服。无论家住石库门老宅，还是搬入高层新房后，他总有办法把全家每天洗掉的所有衣服，无论多少，都晾得服服帖帖。

我们这次自驾宁波，因为带着俩娃，行李中多了很多娃的生活必需品，所以并没有带很多衣服。为此，我特地提前和老爸打招呼：“看样子，这回出去我们必须洗衣服了，你一定要带好‘法宝’哦。”我口中的法宝，其实就是“晾衣神器”——绳子。

出游的第一站是普陀山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民宿。民宿有点家的感觉，我们运气不错，预定的家庭房朝南。上岛前，我想着岛上潮湿，把衣服都带上了岛。见房间里阳光充足，老爸用行动摆明态度：“我要洗衣服。”他笃悠悠地从包里拿出了绳子，开始找落脚点。一端在门上生脚，一端系在墙上的挂钩上，简直就是完美的晾衣绳。“你们也都洗吧，洗多少，我晾多少。”老爸豪言惊人。可晾衣绳并不长啊，我们三大俩小，就用这么一段绳，够吗？既然老

唐天宝元年(742)，李白奉诏，于南陵告别妻儿进京，仰天大笑出门。天宝三载，李白自长安被唐玄宗赐金放还，心情闷闷不乐回山。这一年他才44岁。

当李白于天宝七载(748)再次游玩庐山时，遇到青阳来的一位朋友。他告诉李白，青阳县的高霁、韦权舆等几个后生，邀请你去青阳。李白一听很高兴，月夜乘船出彭蠡湖，泛江来到青阳。

李白到青阳，已是冬天，高霁、韦权舆就把李白请到夏侯回家，设宴接风洗尘，然后说明这次请李白来的主要目的：一是久仰李白大名，他们想一瞻尊容；二是请李白来游山玩水，畅怀怡情；三是想借李白的大名为九子山命名，因为他们觉得九子山这个名字不够响亮。

李白欣然允诺。

于是，高霁、韦权舆、夏侯回陪同李白游览九子山。他们跋山涉水，越岭探幽，同时查古书、访贤逸。面对九子山横陈县境西南，险峰千仞，奇秀异状，高出云表，九座山峰相连。山吐阴阳之气，云含山水之灵。南与黄山遥遥相望，竞逐如九朵莲花开放。只见

入海口

官的呼号，而它的身体也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着，永无圆满。一个个白天黑夜，岸在一点一点地向水中进逼。没有淡季旺季，想起来就悄悄拔节儿。远方的水带着泥沙，源源不断地涌来，那些泥沙沉淀、压实，形成新的土地。水被迫退却。

新长出的土地日渐肥沃。有头脑的村民开始进驻、耕种。庄稼有了收成，却因土地归属问题发生争执，进而引发族群争斗。没有什么绝对的道理。在丛林世界里，道理往往和强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处理问题的标准，总之最后是解决了。一个新的村庄慢慢建立，接着又是一个村庄。

紧逼的村庄和后退的伶仃洋，是否也有过你死我活、鼻青脸肿的较量呢？没人注意这些。而村庄里的人像蚂蚁一样，一代代繁衍，苟且偷生，被风吹散了命运，并没为此留下确凿的证据。

伶仃洋的动荡并没停止。我看过

一份宝安县(早期的深圳市雏形)地图，固戍、西乡、前海，这些地方原来都在海边，现在已成人头攒动的城区。最近几十年，深圳边缘向外延伸了很多。伶仃洋又后退了好几公里。在寸土寸金之地，这些人工填海而成的土地，仿佛天赐的财富。

一座座坟墓被拆掉，填平，那些睡了几百年的骨头被从地下挖出来，一车车运到其他地方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很多孤坟已找不到后人，也许，开着三轮车拉走它的就是它的后人。活人挤占了它们的地盘。挖出的土，一部分被填到大海里，还带着骨殖的气息。曾在海中打鱼为生的魂灵居然以此种方式重归于海。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，新的中心区几乎全部由填海而来。上面铺设了油亮的马路，隔离带中种上了整齐的花朵，隔季就换。拔了种，种了拔，不厌其烦。住在海景房里的市民们，早晨一抬头，看到了伶仃洋，看见了一波一波涌上来的海水。

对峙如此迫近。

这样一天天填下去，伶仃洋会成为地理名词吗？

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

必须要换的，其他有备用的，尽量不洗。”在他的指挥下，一切有条不紊。

普陀山归来，我们转战宁波，这次住的是一家五星级酒店，家庭房更宽敞。因为要住好几天，入住后，老爸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取点晾衣服。一圈兜好，老爸翻包找绳，只听他一声低呼：“绳子哪里去了？”吃饭工具不见了，可怎么办？老爸定心想了想，绳子似乎真是落普陀山的民宿里了。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老爸找出一小段备用绳，把绳一剖为二，分成了单股，再接成了长的。我们的房间朝南，所以最佳位置依然是窗户，长绳被绕在窗把手上。绳子就像以前的晾衣竹竿，衣服穿绳而过，天天洗衣，天天干。

回家后，我讲起这些经历，老妈说：“平时在家，你爸都不允许我晾衣服，洗完了，必须要他来‘排兵布阵’。”用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，老爸真的是个手巧又脑洞大的人，而我又觉得老爸有点像摩羯座，样样事情喜欢做得井井有条，这也是我们这些小辈需要好好学习的。

白就是在他家度过的，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李白突然想起过去在长江之上，看到隐隐约约的九华山在缭绕的烟雾中，有天河之水倾天而下，忽发灵感，写诗一首：

昔在九江上，遥望九华峰。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。我欲一挥手，谁人可相从？君为东道主，于此卧云松。

朱备有九子岩七布泉，雨势稍猛，其瀑从高高的九子岩蜿蜒而下，如九天银河洒下一道璀璨的银链，把青山绿树装扮得妖娆多姿。水花四溅，如明珠生辉，带给你一份灵动的清新。其泉声有如一首动人的乐曲，让人陶醉在大自然神奇而美妙的画图中。在朱备，你可以一览无余地欣赏早晨霞光万丈、满山生辉的景象。难怪诗人韦权舆发出“飞流歎阳崖”的慨叹。

我想，李白见韦仲堪深居这烟霞之地，与云为伴，与松为邻，一定羡慕无比。他与韦仲堪经常站在朱备，欣赏九华美景，不禁发出只要一挥手，人人都会相从而来的感叹。因为这里不仅有你仲堪兄热情好客，还有美景相伴。人生快意不过如此。

晾衣的艺术

爸拍胸脯，那我倒也想难他。

第一晚，看着我们洗好的衣服，老爸并没有傻眼。只见他翻箱倒柜，拿出了房间柜子里所有的衣架。这些衣架难道也是挂绳子上吗？非也！镜子边框、固定在墙上的搁板、窗户的把手……老爸居然能在这小小的一间房里，倒腾出那么多可以挂衣架的地方，贴着窗户的地方，有阳光，这里晾的是第二天要换的衣服。俩娃的衣服比较小，就插空晾。老爸有条不紊地干着。

晨起，窗台果然阳光好，老爸索性把晾在房间里的衣服收下了一部分，在窗台上摊开，“等我们今天玩好回来，这些都能干了。”对于自己的杰作，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老爸的经验丰富，晚饭后回来，一切如他所愿。但第二天晚上，老爸发话：“明天我们要再出发了，今晚，只洗

李白的诗意九华

李白回到夏侯回家，坐在大堂，揭去头巾，拿来文房四宝，挥毫作诗：妙有分二气，灵山开九华。

高霁站在山的东边，见此山绿荫蔽日，山高水长，太阳虽然于九点多钟才露出山头，但那漫山霞光美不胜收，便也不甘示弱，一挥而就：层标遇迟日，半壁明朝霞。

韦权舆一看他们二人已口吐莲花，落笔成诗，想起山中仍有积雪，飞流直下，也不甘落后，遣兴而作：积雪曜阴壑，飞流歎阳崖。

最后还是李白来总结，满山青荧之色，有如神仙居住的地方：青荧玉树色，缥缈羽人家。

从此，九子山改名九华山。

韦权舆有个族人叫韦仲堪，是一位烟霞隐士，他非常羡慕韦权舆、高霁等人能与李白一道游山联诗，便来拜访李白。此后他经常设宴招待李白，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。这年冬天，李

◇文史网落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